

# 天 霜 白

倾冷月◎著

下

姻缘错，红颜误。纵倚天横绝，亦孤影只去，勿相忆。琴声寂，箫声寒。纵灵犀无  
痕，亦今生已休，来生诺。长夜漫漫灯昏昏，还惆怅，有份无缘；又憾恨，有缘无份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倾冷月◎著

天  
和  
白

天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霜河白. 下/倾冷月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  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23 - 0

I. 天… II. 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8299 号

书 名: 天霜河白(下)  
著 者: 倾冷月

---

责任编辑 阎 丽 ya5711@sina.com  
特约编辑 侯 开 萧 盈  
责任校对 冯会洲  
封面设计 棱角视角印象  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  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  
网 址 http://www.hspul.com  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  
传 真 0311 - 88643234  
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  
字 数 184 千字  
印 张 16  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 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23 - 0  
定 价 23.5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 
录

下 卷	倾国是故国	
壹	他日他乡是他人	3
贰	蓦然回首阑珊处	20
叁	春色万里亦相同	35
肆	静夜明空话沧桑	50
伍	绛兰山头始知心	64
陆	一线还牵千万绪	77
柒	蔷薇香雪掩暗迹	92
捌	风雷一曲酬君意	107
玖	琴鸣鬼啸吓千军	125
拾	花开两地共芳辰	142

拾壹	金戈铁马逼丹城	160
拾贰	人心岂能若初雪	176
拾叁	角声满天甲光寒	195
拾肆	同生同代亦为幸	212
拾伍	万里丹霄携手去	228
番外	流光如电逝	246

## 下卷 倾国是故国

秋意遥静静地倚在榻上，风辰雪为他抚琴，两人没有交谈，只是不时目光相投，那样地静谧而圆满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孔昭也坐到了桃树下，三人听着那悠然的琴声，浑然忘我。忘了丹城，忘了城外的山尤大军，耳边只有这祥和的琴声，眼中只有这小小院落，只觉得现世安宁，岁月静好，一辈予似乎就可以这么过去了。



## 壹 他日他乡是他人

那时是三月，阳光正好，金灿灿地洒在那人身上，光华炫美得如同日神孕育出的日之骄子，耀不可视。



淳于深意有一个文雅而极富意味的名字，只是这会儿她正在做的事却极不文雅：手中提着一根烧火棍满府满院地找她的大哥——淳于深秀！

刚才在厨房偷吃时，眼见着最后一只卤味鸡爪就要到口了，不想背后伸出一只黑手，在她毫无防范之下，一掌把她推进了灶里。等她爬出来，鸡爪已无影无踪了。整个淳于府会这样、敢这样推她的，除她大哥淳于深秀那死小子外，决无第二人！

该死的可恶的家伙，从小到大什么都跟她争，跟她抢，全无一点做兄长的胸襟与气度！

她翻遍了淳于府的前前后后，也没见她大哥的影子，正气恼着，忽然听到树荫后边传来轻巧的脚步声，她顿时身一转，脚下一跳，一棍挟势带风当头打下，嘴里呵斥着：“看你往哪里藏！”

她与大哥武功不相伯仲，她很相信，她这一棍定能打得大哥哭爹喊娘！

谁知，那烧火棍被人一手稳稳接住。那人再巧力一牵，烧火棍便到了他手中。

淳于深意惊奇过甚之下，只能呆呆地看着那个人。



那时是三月，阳光正好，金灿灿的，洒在那人身上，光华炫美得如同日神孕育出的日之骄子，耀不可视。

“你这招力道虽强，却毫无技巧，只能算莽招。”那人轻描淡写地道。

那一句平淡无奇的话，却似乎是淳于深意传奇一生的起始。许多年过去，当她回想起庆云二十二年的那些人和事时，总是先忆起这个人来。

她见那人第一眼时，脑中便想起她爹常常挂在口边的“朗朗如日月之入怀”的话来。她爹非常希望她大哥能成为那样的人，只可惜她大哥一生都没有成为那样的人。而在庆云二十二年，她十九岁时，她见到了那样的一个人，容俊，神清，气朗，如日月行于玉山上。

“姑娘这招若以长棍使出，则威力要添三倍。”在淳于深意发呆的那刻，那人又道。

淳于深意一听这话，顿知碰到了高手，不由得盯住面前那个年轻的陌生男子，道：“那我换了长棍，我们来比画一下。”

“姑娘换了长棍也接不过在下五招。”这样自信得有些嚣张的话，在那人淡淡一笑里，便化作了三月的清风。

淳于深意若就此罢休，那她也就不是那个令丹城许多人头疼的淳于深意了。“不比画一下怎么知道！”她话一吐，已一拳击向那人左肩。那人却不躲不退，极是托大。淳于深意见之，不由得懊悔刚才出拳时没出全力，跟这等人不用讲客气的。只是拳才触及那人衣边，便似打在油面上，溜溜地滑了个空。

“放肆！深意不得无礼！”一声厉喝猛地传来，淳于深意本来一拳落空，身子亦顺着力道前倾，被这突然一喝惊得抖了抖，脚下没站稳，眼见着便要摔在那人身上了，那人却从容迅速地一侧身，淳于深意便扑了个空。她暗想今天是要摔个狗吃屎了，耳边却听得轻轻一声“小心”，肩上似乎被什么一搭，前倾的力道顿时卸了个干净。再回神时，眼前之人已换成了她那吹胡子瞪眼睛的爹。

“我前生做了什么孽，生了你们这两个孽子孽女！”淳于文渊看着女儿一幅痛心疾首的模样。

“爹，你是生不出我们的，是娘生的。”淳于深意嘻嘻一笑道。

“你！”淳于文渊被女儿一堵，瞪着她，说不出话来。

旁边那人轻轻笑了一声，淳于文渊顿时老脸一红，忙转身向那人道：“下官教女无方，让将军见笑了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淳于大人过谦了，淳于姑娘性情直爽，武艺高强，乃是女中豪杰。在下唯有敬仰。”

淳于深意听了这话，不由得侧目看了他一眼，见这人年纪也只不过比大哥稍大点，竟然已是一名将军，爹又对其崇敬有加，看来是个“贵人”。当下她一收烧火棍，道：“爹，你又请了客人来，娘可是说过这个月银钱紧张，刚才最后的一点腥荤也进了大哥的肚子，你要待客，看来只能是青菜豆腐了。”说完她提着棍子大摇大摆走了，抛下身后尴尬不已的淳于文渊及一脸淡淡笑意的客人。

说起淳于府，丹城的百姓那是无人不晓。一是因为淳于府的主人淳于文渊乃是丹城的一城之首——府尹大人，二则是因为淳于家兄妹——淳于深秀、淳于深意。

淳于文渊生于丹城小康之家，自幼饱读诗书，志向远大。十八岁时，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希望赴帝都赶考，本意是想一举夺得魁首，名扬天下，青云直上，不想他这一去却是断了音信。家中父老日思夜盼，望穿秋水，直到三年后他忽然归来，功名未有，却是携妻带子。父老相询，他只知道半路上得了重病，幸得一户人家相救，才捡得性命。只是这一病便大半年，错过了考期。幸蒙救命恩人不弃，以女相许，于是便在那里成亲了，因心中挂念爹娘，是以拜别了岳家，携妻儿归来。

当初雄心壮志赴帝都赶考，却是一场空望，因此淳于文渊断了那考状元的念头，在家乡父老的推举下，在府尹大人麾下做了一名小小文书，踏踏实实做差事。尔后凭着自身的学识才干一步步往上升，如此二十年过去，终于当到了丹城的父母官——府尹大人。

淳于夫人么，虽是官夫人，却全不似城里的那些贵妇那样，满身绫罗珠翠，又弱质纤纤的惹人怜爱。她是个面貌清秀、举止爽朗的女子，会大口喝酒，也会大声谈笑，而且力气很大，可以单手举起百来斤的重石。

淳于文渊虽然为官，却是一个清官，家中虽不至清寒，却也并无多余银钱。这淳于夫人也甘于朴素，她一人便将整个淳于家里里外外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一个妇道家，还能上山砍柴，下田耕种，那份能干，许多男人都及不上。虽那些官家豪妇不喜与淳于夫人来往，但平常百姓却是很喜欢她。而且还有一个传闻，说淳于夫人曾经是某座山里的某个山寨的土寨主，杀人越货，无所不为。当年淳于大人就是被她劫上山去做了那压寨夫君，以致没能赶考，错过功名。当然，这是不知从哪儿传出的谣言，从

没得到淳于大人的承认。

至于淳于深秀、淳于深意兄妹，丹城的百姓们提起时，全都是一副要喜还怕的神情。深秀、深意这两个名字，那是要文雅有文雅，要意境有意境，完全可知是出自学识渊博的淳于文渊大人之手，只不过名字的两个主人却从来不曾符合淳于大人的“骄子、娇女”的意愿。

淳于夫人曾为土寨主的事虽不曾得到证实，但从淳于兄妹身上却多少看得出一些“匪”性。虽则淳于文渊对子女自幼悉心教导，希望他们能品貌端秀，举止文雅，奈何兄妹两人却是骨子里更似母亲的性情。

小时候淳于深秀入学堂，淳于深意必是那小尾巴，一来淳于文渊公事忙，二来淳于夫人家事忙，也乐得儿子带幼女。孩子的世界虽不及大人的复杂，但小孩子们也爱弄个“霸王”、“大哥”的。按理说，学堂里的霸王不是官家的便是富家的，再不就是那个子大力气大的土霸王；可偏偏只是小小文书之子、个子亦不壮实的淳于兄妹两人，竟称霸学堂整整七年，一直到淳于深秀不再去学堂。

淳于深秀十三岁、淳于深意十二岁那年，山尤国犯境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两国交界处的丹城。那时丹城可谓危在旦夕，幸得当时的都副颇有几分勇略，领着两百死士趁夜摸进山尤的营地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才令丹城缓了一缓。后来援军赶到，于是大军出城与敌厮杀，当时已经做到尹令的淳于文渊正在清点援军带来的粮草，忽见夫人到来，问有没有见到一双儿女。淳于文渊当然没有见到。夫人一听，便一拍巴掌，道：大小子和毛丫头果然是出城去了。淳于文渊听了，当场晕了一半，还剩着一半的魂儿，扯着夫人叫她快去找儿子、女儿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一定休妻。夫人听了，却不甚在意地安慰他说不妨事，孩子的功夫是她亲自教的，杀几个敌兵绝对没问题。

果然，那场血战中彼此死伤无数，淳于家两个半大的孩子却只是受了些轻伤回来了。只不过当淳于文渊见到两个活生生却满身染血的孩子时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还没缓过气，两个孩子便喜哄哄地向他炫耀杀了几个敌兵，淳于文渊一听，眼一翻，又晕了过去。

自此后，淳于兄妹俩的名声便在丹城传开了，毕竟敢在十二三岁便杀人的没几个，更何况是在血腥残酷的战场上。于是城里的人看兄妹俩的眼光便带点敬畏，学堂里的孩子更是害怕。淳于兄妹学堂里混了几年已经混腻了，此刻见那些个小老鼠似的目光，更是觉得没味，所以也不去了。两

人本想去军营的，奈何淳于文渊一哭二闹三上吊地阻拦，两人便作罢。只是但凡丹城有战事，无论淳于文渊守得有多紧，回头战事罢了，总会看到衣衫染血的儿女，可怜他的一片老心肝儿已被磨得一年比一年脆弱。

当然，丹城并非年年有战事，而且近几年可以说是太平的，山尤久未犯境，所以淳于兄妹也安泰了许久，平日里也只是在丹城里玩玩耍耍。

比如说，淳于少爷隔上一两个月，便拎着他娘的一根木簪子，去城里最有钱的李家开的“升高当铺”去当。一定要当十银叶，若不答应，淳于少爷少不得一拳砸穿柜台，然后满满当地捡起十片银叶回家，让他娘改善一下淳于府的伙食。每天青菜豆腐的，他吃不饱。

至于淳于姑娘，她则喜欢去城里最大的酒楼“凝香居”喝酒。凝香居既然是丹城最大的酒楼，那饭菜酒水自不用说，是一等一的香。同样地，那价钱也不便宜，而以淳于家的清廉，实没那闲钱给淳于姑娘上凝香居喝酒的。只是淳于姑娘无酒不欢，而喝酒总要给酒钱的。淳于姑娘倒也不白喝，她身上有一银络就给你一银络，有一银叶就给你一银叶，若碰上只有一银络时，你要嫌少，那也别想有再多的。

初时，凝香居的老板不依，仗着身边有几个年富力强的伙计，拦住淳于姑娘不让走，结果那次酒楼里折了些桌椅碗筷不说，更是伤了两个伙计，其损失更甚。自此后，老板不敢再多要酒钱，不过时日久了，老板便发现有这淳于姑娘坐镇，平日爱上门闹事的地头蛇不敢再来了，有时碰上些路过丹城的某些横人白吃白喝，老板去求求淳于姑娘，她一拳便给你解决了。于是，凝香居的酒任淳于姑娘喝，酒钱也任淳于姑娘给。

其他闲时，淳于少爷也上花楼里听听曲，抱抱姑娘，或者上赌坊里赌一把；淳于姑娘无聊时会找些人打上一架，松动松动筋骨……总的来说，兄妹俩虽不算是豪强土霸，但怎么也算不得品性纯良。怕他们的人比喜欢的多，也曾经有被淳于兄妹打伤了，去找淳于文渊评理、告状，只不过满口答应要好好教训儿女的淳于文渊似乎从没能管教儿女，往往第二日兄妹俩毫发无伤地出门，而淳于大人会几日待在府衙里不敢回家，听闻淳于夫人发威。

其实凭良心说，淳于兄妹长得丑，稍稍收拾一下，那还可以说得上是男俊女俏，可两人早过了适婚年纪却一直未成亲，因丹城里没人愿意嫁或者娶兄妹俩谁的。当然，在淳于文渊做到府尹大人时，曾经有过两家说亲的，只不过与淳于姑娘说亲的那家公子，当晚搂着小妾睡得正香时，被

淳于姑娘用绳索连着小妾一起绑了扔到了街上，吓得那家公子带着小妾连夜逃离了丹城。而与淳于少爷说亲的那家小姐正是丹城的首富李家，李小姐一听说要许给丹城恶少淳于深秀，当晚便要悬梁自尽，最后人是救下了，但李家只能退了淳于家的亲事。

所以，理所当然地，淳于兄妹俩悠游闲散到今日。

淳于深意离了府，便往凝香居去。到那儿时刚好午时，楼下的客人坐得七七八八了，她自顾上二楼，在靠窗的老位子坐下。楼上的客人倒不多，只三桌，看模样都很陌生，似乎只是过往的客人，她看一眼便收回了目光。

小二很快便送来一坛酒加几样下酒小菜，她开封倒了一碗，顿时酒香盈鼻，勾起馋虫，仰首一气便喝完了整碗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通体舒泰，吃了几口菜，便又是满满灌下一碗。倒第三碗时，觉得对面有目光瞟来，她抬头看去，便见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娇俏姑娘正满脸稀奇地看着她，碰着她的目光也不躲闪，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比那井水还要澄澈。

淳于深意见这姑娘生得可爱，又一脸纯真，心里有几分好感，便对她笑了笑，然后一仰头，又灌下一碗酒。放下碗时，便听得那位姑娘惊叹：“姐姐，那位姑娘的酒量可真好！”

“嗯。”另一女子淡淡应了一声。

“姐姐，我们也买一坛酒来喝，好不？”那姑娘看淳于深意喝得如此快意，想来是有些眼红。

“嗯。”姐姐依旧是不置可否地应一声。

淳于深意听得她们的对话，放下酒碗时，特意往那桌看去，果见那姑娘去柜上要了一坛酒，也学样满满倒了一碗，然后双手捧碗，也想豪气地来上一碗，只是碗至嘴边时，却不听使唤，只是微微张唇小啜了一口。喝完了那口，顿了一下，再次捧碗至嘴边，还深深吸气，准备大口喝下，结果依旧只是小小啜了一口。她显然很奇怪自己为何不能张大口吞酒，眉头一皱一皱，看得淳于深意莞尔。习惯有时候是刻到骨子里的，那姑娘举止如此秀气，显见是从小受了好的教养所致。

“你性子不及那位姑娘豪爽，自然做不到大口喝酒。”一旁的姐姐看着道。

淳于深意闻言，心中一动，不由得移目往那位姐姐望去。只见那姐姐

比妹妹约莫大一两岁，五官端正，但无妹妹的美丽，显得极其平凡。但看第二眼时，淳于深意竟舍不得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，只觉得那女子气态神韵间，有一种超脱形貌的出尘秀逸。

“这酒不好喝，太烈了。”妹妹却怪着酒。

“这酒与你酿的自然不同。”姐姐端起酒碗闻了闻，“这酒香醇厚，闻鼻冲脑，想来酒劲极大，你还是莫要喝了，否则会醉。”

“你不说，我也不会喝了。”妹妹按着胸口，“这儿热热的像在烤火。”

姐姐却又淡淡一笑，“其实这才是好酒，只可惜你我都不爱。”

“那剩下的酒怎么办？”妹妹问。

“放这儿，小二自然会收走。”姐姐不甚在意地答道。

“那多可惜。”妹妹看看还有大半的酒坛，再看看淳于深意，眼珠子一转，起身捧起酒坛，走至她桌前，“姑娘想来是这酒的知己，这余下的便送姑娘喝，姑娘不会嫌弃吧？”

淳于深意欣然接过酒坛，笑道：“求之不得，多谢姑娘。”

妹妹也一笑，转身回桌继续用饭。

又有些客人陆陆续续地上楼，人一多，便显得热闹了。

淳于深意一边喝酒，一边往那桌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她们虽只是两人，那菜却叫了满桌，都是凝香居的招牌好菜。她看得有些流口水，可那对姐妹却吃得极少，每样都只是动了几筷，让她恨不能代她们去吃。

那姐姐偶然一抬头，撞上了她毫不掩饰的目光，微微一顿，然后打量了她一眼。那一眼未有任何深意，可淳于深意就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被那双眼睛给看透了，平生第一次心里微微发虚，暗想今日发鬓衣衫还算整洁吧？可没沾什么灰土泥印吧？却听那姐姐道：“姑娘愿意同桌便过来。”那淡然的语气没有热情，却也没有施舍的意味。

淳于深意还怔愣间，那妹妹却是立刻转头招呼她，“姑娘过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吧。”

淳于深意也不是什么矫情的人，当下抱起酒坛坐到那桌去，“那我不客气了。”说完她也真不客气，拾筷便大口吃起来，一会儿工夫便吃完了“明珠豆腐”、“八宝兔丁”、“剪云斫鱼羹”三道菜。她吃着时，也忙里偷闲看了那姐姐两眼，想知道有什么反应。谁知那姐姐根本没看她，专心吃自己的饭，无论是夹菜的动作还是嚼咽的姿态，都透着一份优雅，却又自然无比，好似生来便如此。淳于深意暗自思索，这人看模样实在不怎

么样，可一举一动间，透着一股子凛然不可犯的气势，估计家中非富即贵，可能还是大富大贵。

妹妹注意到淳于深意的目光，于是悄悄附首过去，轻声地说：“姐姐虽没说，可我知道她心里喜欢姑娘。”

嗯？淳于深意挑起一边眉毛。

“以前那是规矩不许。但我们出来这几年，路上有时需与人共桌用饭，可姐姐宁愿坐路边石块上，也不与她不喜欢的人共桌。自我们出来，总共也就……加上姑娘也就四人与姐姐一起吃过饭。”妹妹又道。

“哦？”淳于深意又挑起了另一边的眉毛。这人原来还有这等怪毛病。

妹妹笑了一下便自顾吃饭。淳于深意又发现她吃得更慢，每一道菜，她尝过后都会停一会儿，似乎在回味。淳于深意看着两人，暗想，难道这菜真要细嚼慢咽才好吃不成？于是也夹了一筷子鹿肉慢慢嚼着，味道是很好，可和平常自己的吃法比较起来，并无两样滋味。接着她又发现，姐姐在哪样菜上多吃了一两口，妹妹便会把那道菜品尝得更久一点。

妹妹察觉了淳于深意疑惑的目光，轻轻一笑，“我尝尝看他们的菜是怎么做的，回头我好做给姐姐吃。”

“喔。”淳于深意懂了，接着双眉一挑，“你尝尝味道便能做出来？”

“嗯。”妹妹也夹了一块鹿肉吃，“下回请你吃我做的菜，你便信了。”

“好啊。”淳于深意随口应下，便也不再管两人，自顾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。

楼梯间传来咚咚的响声，小二只道又来客人了，忙迎上去，却是一位青衣少女上来，怀中抱着一把破旧的琵琶。

“朱姑娘是你呀。”小二招呼一声，看楼上客人没什么需要，便下楼去了，显然这少女不是客人。

那少女十六七岁，虽是布衣荆钗，但瓜子脸，柳叶眉，皮肤白皙，颇有几分秀色。

她向小二微微笑一下，算是回应，然后移目飞快地扫了一眼满堂的客人，人都没看清，人都没看清便又迅速低头垂眸，失之大方气度，却是小家碧玉的羞怯伶人。她站了片刻，指尖绞着衣角，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一句：“客人要听曲吗？”声音倒是脆生生的甜，只是到“曲吗”两字时，已只一点细细尾音，显见是十分害羞。

不过这一句倒是惹得堂中许多客人抬头往她看去，然后便听得有人叫

道：“哟，是怜玉姑娘，来来，给少爷我唱一曲，唱好听了，重重有赏。”说话的是大堂正中一桌的一位年轻男子，衣饰锦丽，相貌也端正，只是看着那朱怜玉姑娘的目光过于露骨了。

朱怜玉看到那年轻男子，有些犹疑，但还是怯生生地走到那桌，垂着头，轻声问：“不知黄少爷要听何曲？”

那黄少爷看着眼前的人，满脸的笑，“怜玉姑娘拣好听的唱就是，只要是出自姑娘之口，少爷我都喜欢。”说着，目光便在朱怜玉的一张红润小嘴上扫视了一圈，他同桌的几人顿时窃窃笑起来。

朱怜玉被笑声哄得一张秀脸通红，更是不敢抬头，指尖拨了拨弦，便轻声唱起来：

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

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

知。<sup>①</sup>

她声音娇脆，琵琶韵律婉转，堂中许多人被歌声吸引，一曲罢，好几个人都扬声叫好，那黄少爷更是笑眯眯道：“怜玉姑娘不但人美，歌声也甜，听得少爷我这心肝儿呀，都要化了。”

“多谢黄少爷夸赞。”朱怜玉怯怯地施礼答谢，

黄少爷忙伸手去扶，一边道：“怜玉姑娘唱道‘梦长君不知’，其实少爷我是知的，因为少爷我也梦着怜玉姑娘而嫌夜长啊，咱们可不是心有灵犀嘛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顿时，堂中爆出一阵笑声，朱怜玉面上顿现窘色，连连后退几步，欲避开黄少爷，黄少爷却跟着她进了几步，笑道：“怜玉姑娘，既然你我皆有此意，不如今日你便和少爷我一同回去，也省得‘梦长’啊。”

“黄少爷，怜玉只是唱曲，别无他意。”朱怜玉一边后退躲闪一边道。

“少爷我知道你无‘他意’，只是对少爷我有点情意嘛。”黄少爷一个大步上前，便扯住了她。

“黄少爷，你快放手！”朱怜玉慌忙挣扎。

① 温庭筠《更漏子》



“不放不放。放了，你我可都要夜长难寐呀。”黄少爷一边调笑着，一边伸手去抚她的脸，“好滑嫩的脸蛋儿，怜玉怜玉，姑娘这名字真没取错，可不是让人怜香惜玉么。”

“黄少爷你放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能如此……求你放手……”朱怜玉又羞又急，杏眼里一层水光盈盈欲滴，只可惜堂中的客人有的畏惧黄少爷，有的却趁机看戏，无人上前帮忙。

那黄少爷同桌的人更是笑道：“既然两厢有意，怜玉姑娘又何必故作姿态呢。”

“就是，今晚黄兄可要请我们喝一杯喜酒了。”有人接道。

“哈哈，一定一定。”黄少爷满口答应，一边把人往怀里拉。

朱怜玉力气不敌黄少爷，几番挣扎都未能挣脱，耳边听得这些笑语，心头又羞又急，又怒又悲。正不知所措之时，一侧头便看到了窗边上坐着的淳于深意，顿如绝处逢生般激动地叫道：“淳于姑娘！”

那黄少爷一听她唤声，手下一顿，朱怜玉趁机狠力挣脱了他，便往淳于深意桌前跑。淳于深意抬眸看她一眼，又自顾喝酒。但朱怜玉却顾不得什么，只管抱紧了怀中的琵琶，瑟瑟地站在淳于深意身后，都不敢去看黄少爷那桌。

那边黄少爷回过神来，目光往这桌望，而与他同桌的那些人却一时都止了笑语，看也未敢看这边一眼。

这边桌上，姐姐依旧从容品菜，连眉头都未动一下。而淳于深意也只顾吃菜喝酒，看都没看一眼黄少爷那桌。只有那妹妹往那边桌瞅了几眼，但眼光里带着明显的厌恶。

黄少爷本来看到妹妹时眼前一亮，只觉得这姑娘比之朱怜玉更加漂亮，只是这姑娘的眼神让他颇为不快，又兼朱怜玉跑掉，心头更有一份怒火，可目光瞟到淳于深意时，却有了顾虑。丹城是有不少黄少爷这等仗着家中有钱有势而胡作非为的恶少，可这些恶少无一不怕淳于兄妹，都曾经在他们的拳下吃过苦头。况且论地位，淳于兄妹可是府尹大人的子女。可若就此作罢，周围这许多熟人看着，这面子上过不去。正左右为难时，他身边一人拉着他道：“黄兄，你今日不是说有一幅奇画要与我等欣赏吗？此刻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去贵府赏你的画去。”

黄少爷听得这话，便顺着这台阶下，答道：“好，郭兄既有如此雅兴，那我们这就去。”